

新书推荐

《后死碑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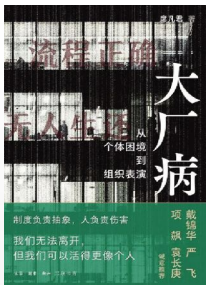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:吴克敬  
出版社:陕西人民出版社  
出版时间:2026 年 5 月  
定价:68.00 元

扬伟大抗战精神,激发新时代中华儿女的爱国热情与民族自豪感。

《大厂病：  
从个体困境到组织表演》

“大厂”，无数人向往的“造梦工厂”，但也有许多“大厂人”一边享受着技术带来的高效与便利，一边在系统中感到深深的无力与被剥夺。

这是一本大厂内部观察者所书写的“大厂观察实录”。作者作为大厂内部观察者，对“大厂病”进行了一次系统的切片分析，精准击中了“内卷”“躺平”“35 岁危机”等全民痛点，既是一份组织现代性的深度报告，也是一场集体的疗愈与启蒙。



作者:席凡君  
出版社:  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  
出版时间:2026 年 6 月  
定价:60.00 元

《佾舞初探与重构》



作者:游锦亮  
出版社:紫荆文化集团大同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 
出版时间:2026 年 5 月  
定价:88.00 元

统考释先秦乐舞文献,纵向梳理春秋“八佾之乱”至元明清祭孔佾舞规制的千年流变,深挖明代朱载堉舞谱图示法的开创性文化价值,破除学界将佾舞局限于祭孔仪式的片面认知,还原其完整礼乐体系定位。

作者游锦亮谈及创作初心表示:愿读者借此解码中华千年礼乐文明。本书既是古典舞研究者的权威典籍、非遗从业者的专业工具书,亦是面向大众普及礼乐文脉的优质通俗读本。

书海观澜

读王标的《河声岳色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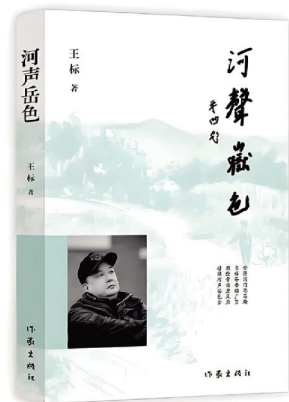
○ 弋舟

苦夏昏昏,读写均感乏力,时光滚烫中,幸得一册《河声岳色》。作者王标并不认识,看简介,是一位退休的干部。书是散文集,收入文章四十篇。先是跳跃着翻看,继而逐篇阅读,所写之事、之风物、之人情、之世故,其实也都“小小不言”,多为人间寻常事,但正是这“小小不言”的寻常,恰可消暑。都高温红色预警了,此时再去捧读那些高头讲章,还是算了吧。

这四十篇小文,讲地方文化源流,讲作者故友新朋,讲一己的人生跋涉,讲时风中的殷殷感悟,前有老友序言,后有朋友唱和,终了,是作者的夫子自道,完完整整,中规中矩,几乎盛放了印刷文明余晖下一本散文集所有的体例格式,同时,也几乎盛放了王标这个人全部的生命样式。对了,书中还夹有作者好友的插图若干。

这一切,是我在滚烫时光中“幸得”之所在。

先说完完整整。王标所写下的,是一个



然,而在“文学人”与“文明人”之间,做一个“文明人”当然更为重要。王标就是一个文明人。他所表达的,是一个经过了文明熏染又没有被文学过度异化了的世界。在我看来,这样的世界,才是正当的和正确的,才是苦夏之中能够给人以清凉的。重要的还在于,这个世界居然还是完整的,有天地,有亲友,有荏苒的时光,有蹉跎的岁月。也难怪,王标的写作会在自己那方土地上的人群中,获得广泛的响应。他的生活是和他的书写融为一体,就好比自己下

人的一整个世界。他从哪儿来,他是谁,他脚下的土地与他眼中的山水,均不是外在于他的,他就是这土地与这山水所孕育、所决定的人,他在自己的文化规定性中活,在他自己可感触的边界中书写。不意外,真的不意外,但这“不意外”,却令我意外地与真诚、真实、真切相遇了。他压根没有语出惊人的冲动,但他又有着基本的修辞自觉,这是他对文明或者文化或者文学的内在尊重使

厨操办了家宴,在宾客中获得的掌声,注定要大于请人赴一场名厨盛宴的。于是,有了序言,有了唱和,有了插图,有了家乡的热议——有了一部完完整整的书,一个完完整整的、文明人的世界。

再说中规中矩。读《河声岳色》,更多地,我是以读王标这个人为兴味的。读他如何处世,读他如何知人。读他如何退而不休,又如何寂寞难耐到“掰一块太阳送给你怕你嫌烫,掰一块月亮送给你怕你嫌凉”。在这个人身上,我读到了几乎所有以文学之名都能够去极尽其能事阐发的人性面向,但他自己,却没有在任何一个面向上露出“文学的破绽”。作者王标是中规中矩的,他的喟叹与吟哦,均在一个令人踏实的尺度里,他没有企图以文学的、“更文学”的姿势惊扰四方,但他,却获得了最大的共鸣。一切均是能够被普遍理解的,当一个人对于世界的不解与理解,均被认同、均被秒懂,这还不够重要、不够值得去向往吗?

四十篇文章,多见于网站,继而,结集成册,这就是我们这个新时代的文艺方式——一种更平实、更整全,更与每一个具体而微的人相关的文艺方式。期待下一个苦夏,再有这样“幸得”的清凉。

第一视角

我的六件半拉子工程

○ 高建群

起来。原来这是老兵在白房子服役期间,他胯下的马。这老兵在这一刻也认出了他的马,他扑上去,抱着马头,失声痛哭。“你怎么也像我一样,沦落到这地步的!”这昨日的骑兵说。

《家族故事》其实是长篇小说《最后一个匈奴》那最初的尝试。曾经有十多年的时间,我一边上班,一边断断续续地写它。每一次心潮涌动我都会写一阵子,写完就丢在一边。我的好朋友、陕西作家王蓬从鲁院学习回来,他说他受鲁院同班同学聂震宁先生之约,大型文学期刊《漓江》要出个长篇小说专号,约我给件稿子。

这样我就从抽屉里翻出它(可以称《最后一个匈奴》最初的雏形了),交给王蓬兄。

我开始给这一大堆破纸安的标题是《经典世纪经典家族经典人物》。后来编辑在电话中说,这个名字有些奢侈,建议改得平实一点。这样就叫成了《家族故事》。

《最后一个匈奴》是引发中国文坛陈军东征现象的一部作品,是吞没了我的全部激情和才华,掏空我的大部分材料储备的一件作品。每一次不得不提到它时,我就心情沉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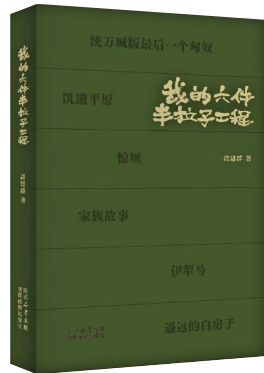
《惊厥》发表在大型文学期刊《昆仑》的终刊号上。这是解放军出版社主办的一家当时影响颇大的刊物。《惊厥》是该刊的约稿。小说发表后,责任编辑为我寄来了刊物,并附上了他的签稿单以资纪念。

签稿单上说:“我们是不是很可笑!我们整天嚷嚷着要发好稿子,要寻找那些惊世骇俗的作品,但是,当约到这些作品的时候,我们却一压再压,不敢用。这是终刊号了,将这个高先生的《惊厥》发了吧,求求你们!”

记得我握着这张签稿单的时候,像握着一团火,两手不停颤抖。我已经忘了这位年轻责任编辑的名字了。我在此向这位年轻的编辑老师致敬,并向中国文学致敬!

《饥饿平原》是长篇小说《大平原》最初的雏形。它首发在《延河》杂志上。1993 年秋,西安城里几个自命不凡的家伙,成立了一个长安影视公司。这 8 个人是小说家陈忠实、小说家贾平凹、小说家王蓬、小说家高建群、剧作家张子良、剧作家杨争光、剧作家芦苇、剧作家竹子。公司是《黄土地》的编剧张子良、《双旗镇刀客》的编剧杨争光首倡。

公司宣言是贾平凹起草的,里面有 16 个字颇有气壮如牛之势。这 16 个字是“地维四柱,缺一不可;八人八脚,螃蟹横出”。“地维四柱”是指当时全国影视制作热点城



市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西安,“八人八脚”是指上面提到的这八人。

《饥饿平原》是第二年的清明节时,剧组在泾阳张家山郑国渠博物馆写的。按张子良先生的策划,8 个人一人写一个童年故事,可以拍两集电视剧的长度,8 个人二八一十六,而 16 集就是一部中型电视连续剧了。

《饥饿平原》作为中篇小说,在当时的《延河》杂志发表。时兼任《延河》主编的陈忠实约稿,责编是张艳茜。高村村口那棵老槐树,四周的土被掏空,然后用一个起重机,将树木吱吱呀呀地吊起来,放在一个平板车上。

夕阳凄凉地照耀着这一块渭河冲积平原,平板车缓缓行走着,慢慢地退出了人们的视野。它将被移栽到城里去,成为城市街心花园一棵风景树。那里的树坑早就挖好了,正等待平板车的到来。

后来,我用了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,将《饥饿平原》发展成长篇小说《大平原》。《大平原》出书后,获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。

《统万城版最后一个匈奴》是我为大电影《统万城》写的一个电影文学剧本。大约 15 年前,当时的陕西省委宣传部长找到我,建议我写统万城,先写成长篇,再改成国际范的大电影。部长说他去榆林,考察了统万城,一脚踏进去,灌了两鞋壳土的土,曾经那么辉煌的一座匈奴都城,如今怎么衰败成这个样子了。榆林要抓旅游业,统万城是第一抓手。

这样我第二天就背了黄挎包,前往陕北靖边,我在统万城住了几天,然后回到靖边县城。在县城一家宾馆里,用大半年时间推出《统万城》初稿。

《统万城》成书以后,有过好几次拍摄的冲动。最接近拍摄的是那一次我应邀去北京,香港导演张子亮、国内导演吴天明,约我吃饭。饭后,他们提出要把它拍成一个中、美、法、印合拍的大片。为什么要法国人参加呢?法国当时的总统尼古拉·萨科齐说他是流落到欧洲的最后一个匈奴,所以他要当总监制,而他的女朋友是歌唱家,要为该电影唱主题歌。这样我就通过陕西电视台,寄了 20 本样书给萨科齐。

3 个月吴天明导演去世,于是这事搁了下来。

我已经 72 岁了,齿摇摇,发苍苍,脑子里时常是一片混沌,这篇文字用 3 天时间写完了,写得还不错。文章中披露了我写作中许多重要的事情。想不到我还能扛起这么重的活儿,我为自己高兴。儿子说你在二次成长。我为这话高兴。(文章有删节)